

首届中华武侠小说大奖获奖作品



独孤残红

销魂一指令

下册

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首届中华武侠小说大奖获奖作品

销魂一指令

下册

独孤残红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(滇)新登字 01 号

出版总监：程志方

组稿编辑：张 维

责任编辑：张晓岚
封面设计：西 里

首届中华武侠小说大奖获奖作品

销魂一指令
独孤残红著

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(昆明市书林街 100 号)
四川眉山新华彩印厂印装

开本：850×1168 1/32

印张：29.625

字数：681000

1995 年 9 月第 1 版

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0000

ISBN7-222-01839-5/I·490

定价：36.00 元

二十九 塔林练绝技

少林寺石塔。

这是少林寺武僧管辖的地域。

除了打扫石塔坟地里落叶的小沙弥外，任何人也不准入内。

除在大忌之日，即使方丈也不得随便入内。

今日连打扫落叶的小沙弥也被禁止入内。

石塔内来了两个特殊身份的人。

他俩就是空然大师和杨玉。

空然大师和杨玉面对面地盘膝坐着。

空然大师今日一身青，青衣、青袍、青扎带，颈脖上也缠着一条青布巾。

杨玉瞪着双眼惊异地看着他，不知他为何这番打扮。

空然大师道：“你很奇怪我这身打扮吧，等会你就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打扮了。”

杨玉点点头，问：“今日练什么？”

“运气提身。”

“大师，我在密室里已练了七日了。”

空然大师沉下脸：“气沉丹田——运神阙——走腰穴——提璇玑——聚百汇——起！”

杨玉依言运气，气聚顶门时，身子盘膝托地而起。

身体离地三尺时，已不能再向上，空然大师一声轻喝：“放！”

“咚！”杨玉身子重重地落到地面，发出轰然的响声。

“运气提身的要诀是什么？”空然大师声音不大，语气却极为凌厉。

“心意合一，气在神，神在意，意在心念之中。”杨玉答道。

“你在身子离地的时候想到什么了？”

“我在想这次我该起多高。”

“不要去想！只要意会，意念是动，想则是障碍。人的行为在于意念，行动便无法截止。”

杨玉想了想问：“如果我凭意念提身，意念无止，岂不会飞上天宫？”

空然大师淡淡道：“飞不上去的。人的机能总有个极限，达到这个极限的顶峰，便是练到了最高境界。你至少要练到自己的最高境界。”

“我明白了。”

“你再练，我来帮你。”

杨玉再次运气提身。

空然大师双掌合十胸前，闭起了双眼。

当杨玉的身子离地三尺多开始摇晃的时候，他感觉到有一股力量托来稳住了他的身体。他知道空然大师在运气帮助他。

他借助空然大师托助之力，升到五尺高空，然后缓缓降下身子。

他这次落地，十分平稳。

空然大师身体已陷地三寸。

往返三次运气提身。杨玉身子已能升高至六尺以上。

空然大师身体已陷地一尺。

第四次运气提身。杨玉身子升高到六尺，然后平稳落下。

空然大师身体纹丝未动，这一次他没有帮杨玉。

空然大师跃身而起：“杨玉，你跃上石塔去看看。”

杨玉抬头看看石塔，十余丈高的石塔尖，在阳光中光华四射。

凭他在洞窟崖前的纵跳功，至多只能到石塔半腰。

空然大师在用目光瞧着他。

他在那目光中看到了期望和鼓励。

他运气提身，奋力一跃，身如白鹤，冲天而起。

他简直不敢相信，自己的身子已大大超出了石塔尖的高度，兴奋之余，空中一个漂亮的空翻，稳稳地落在石塔尖上。

放眼四望，阳光下豁然显露出一座金碧辉煌的宝刹，红墙碧瓦，铜碑石栏，殿角画栋雕梁，彩绘斗拱，光彩耀目。

少林寺！这是少林寺！

他特殊的眼力，看见了寺院门楣上“少林寺”三个粉金大字。

此时，耳旁响起了空然大师的沉喝声：“还不下来！”

杨玉足在塔尖一点，飘然而下。

空然大师阴沉着脸。

那阴沉的脸色令杨玉心悸。

“你为什么要在塔上翻个跟头？”空然大师问。

“没什么，心里高兴就翻了。”杨玉实言相告。

“记住！武功讲究的是实用，不是好看！”空然大师厉声道，“再好看的花架武功也没有用处。你刚才的这个空翻，对你是有百害而无一益。武功不要随便显露，显露就必要有目的，你这个空翻有什么目的呢？”

杨玉不完全懂他的话，但也觉得有道理：“我明白了。”

空然大师叹口气道：“你没有明白，一个习武的人，当练到剽悍和傲气到了完全收敛的阶段，就会呈现稳重平和的成熟和超人的气质，就是不动武，也能压倒一切对手。现在咱们不说这些，你就在这石塔上跳吧，一直跳到太阳下山。”

“是。”杨玉点着头，又问道：“大师，这是少林寺吗？”

“你怎么知道这是少林寺？”空然大师反问道。

“我看见寺门上的少林寺三个金字了。”

空然大师心中悚然一惊。他知道杨玉有特异的眼力，但不知他眼力竟有如此的功力。

“你去练吧。”空然大师挥挥手，自己盘膝坐下。

他开始盘算对杨玉下一步的练功计划，杨玉奇异的眼力将使他的计划时间大大提前。

悟灵将晚餐送到石塔坟地。

四碟四碗一汤，还有一壶百年陈酒。

精美丰盛的晚餐，不戒荤腥，在石塔圣地里大吃大喝。

杨玉虽未出过家，但也听说过出家人的一些规矩，不觉对空然大师的敬意中又夹上了一团疑团。

但他没有发问。他不是害怕，至今他还不知道什么是害怕。他直观地感觉到空然大师是在真心帮他，是真心为他好。

他和空然大师在一起时，总有一种亲切之感，尽管空然大师对他很严厉。

空然大师对他的情感，不能用同情、怜悯之类的感情来解释，有比这更深切的东西摇撼着他的心，是什么，他也弄不清楚。

用晚餐时，悟灵向空然大师悄悄禀告：“快马刚刚送来消息，乐天行宫已占据了鹅风堡，将鹅风堡改名为玉风宫，凌志云和凌志远已逃遁江湖。”

空然大师眼中光芒闪烁：“很好，很好。”他的神情似与鹅风堡有什么深仇大仇。

悟灵又用压低得不能再低的声音说：“这两夜，残佛殿附近发现有人活动。”

空然大师阴沉着脸，用冷森的密音入耳之声对悟灵说：“通知悟空、悟净、悟性做了他们！把尸体弄出寺外，留下乐天行宫的杀人信物。”

“是。”

“做干净些，不要留下任何痕迹。”

悟灵微微一笑：“弟子明白。”

“大佛堂和方丈禅房有什么动静？”空然大师问。

“哦！差一点忘了，有人在大佛堂内禅房看见一个断臂的受伤者，印月大师正在替他疗伤。”

“设法将这断臂人劫到大殿堂来。”

“是。”

悟灵收拾好碗筷，拎着饭篮走了。

杨玉反手抄在身后，立在塔坪，眺望着西坠的夕阳。

夕阳的霞光中，他全身沐浴着金色的彩光。

他不愿打扰空然大师和悟灵说话。

他在想着自己的心思。

不知怎的，这些日子里，除了练功之外，他的心思也集中不起来。

现在他似在想，其实什么也没想，脑海中的意识全被一把寒光闪烁的短剑给赶跑了。

眼前是那把无情的刺入胸膛的袖里乾坤剑。

是那双冷酷的带着刻骨仇恨的冷眸。

天边被晚霞抹红的一片云块，就像胸膛淌流的鲜血。

一道条状的横亘苍穹的红云，就像一个偌大的疑问号。

为什么？这是为什么？

空然大师突然出现在杨玉眼前，他那一身青色的装束特别显眼。

“大师！”杨玉一声轻唤。

空然大师倏然消失。

杨玉正在惊愕之际，脑后响起了空然大师的声音：“杨少侠！”

杨玉霍然转身。

空然大师一双灼亮的眸子正盯着他。

杨玉明白了空然大师的意思，伸手就去抓空然大师，当他的五指抓到空然大师肩臂的时候，空然大师又突然不见。

空然大师八遁八现，最后又出现在杨玉身前。

两人在夕阳的余晖中盘膝坐下。

“大师，这就是移形幻影大法？”杨玉问。

“不错。这就是目前武林中称之为最高境界的轻功移形幻影大法。”

“真是神奇得不可思议！人怎么会一下子消失，又在另一个地方出现呢？”杨玉瞪圆了一双又大又亮的眼睛。

“世上有许多看起来很复杂、很神奇的事，一旦揭穿了它的秘密，就知道实际上是很简单、很平常的事，只是自己不了解它罢了。”空然大师慈祥地望着杨玉。

“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”杨玉仍是困惑不解。

“其实这很简单，这不过是江湖上的一种障眼法和纵跃功的结合表演而已。”

“障眼法？”

“你看过变戏法‘穿牛耳’吗？”

“看过，就是一个小孩从牛的左耳朵里钻进去，再从牛的右耳朵里钻出来。”

“其实那小孩根本就没有钻进牛的耳朵，他只是从牛头顶上爬了过去。如果你在高处或在牛尾的后面就能看清这把戏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杨玉感叹万分地说：“我在鹅风堡时，凌云花曾带我到蜈蚣镇去看过这把戏，当时她喊穿了这把戏，我俩还险些挨了揍，要不是志远叔叔……”

空然大师眉头微微一皱，冷冷地打断他的话：“人体怎么会凭空消失呢，这是决不可能的事。移形幻影大法是利用了障眼法这种江湖上的骗术，留在你眼中的只是一个幻影，真正的人体已经跃开，当你还被障眼法的幻影迷住的时候，他就已经移换了位置。”

“哦！”杨玉似有所悟。

“障眼法留下的幻影是短暂的，所以移形幻影大法要不断地给你留下幻影迷住你，直到逃走或把你打倒为止。这就是使用移形幻影大法的人，为什么在高手面前要一再幻现，而不能一次完全消失的原因。”

“我明白了。”

“要识破移形幻影大法也很容易，只要定住心神，不被眼前

的幻影所迷惑，再用敏锐的眼光盯着对方，对方就逃不出你的眼睛，当练到一定程度的时候，还可以假装被幻影迷惑，突然移身到对方现身的位置，出其不意地将对方打倒。”

空然大师耐心地向杨玉讲解，如何破移形幻影大法的诀窍。

杨玉认真地听，偶然提一两个简短的问题。

这是一场不同寻常的武功教学。

空然大师把武林中最高境界的武学，化为实用的常功教授给杨玉。

杨玉没有武功基础，却在习练有二十年功底也难习练的武功绝学。

这种武功教学能否成功？

一半在两人的聪颖，一半在天意。谁也没有把握。

说教间，黑幕迅速落下，天边横着几丝昏昏游光，坟地里阴森恐怖的黑夜即将来临。

空然大师站起，指着自己身上的青衣道：“你明白我穿这青衣的意思了吗？”

杨玉跃身而起：“想试试我的眼力？”

青衣在黑夜中自然是最难觉察。

“不错。”空然大师道，“不过，现在我不必试你的眼力了，我现在要试的是你的身手。”

杨玉在石塔尖上能看清少林寺的金字匾，其眼力已超过了空然大师。

杨玉的这种眼力是在深山狩猎中诱发出的先天的特异功能，没人可以比拟，也非一般人可以修炼。

“运动内气！”空然大师向杨玉发令。

杨玉此刻运动内气虽不能说随心所欲，却也能运发自如。

一股强劲的内力，随着潜在意识涌向脑门。

杨玉眼中立即精芒四射，四周的物体在瞳仁中骤然放大。
“追我！”空然大师声落人杳。

在杨玉眼中空然大师并未消失，他的身躯正在缓慢地向左侧方向移动。

他移向截向左方。

空然大师在左方塔后现身。

杨玉一手抓去，空然大师复又消失，还差一条手臂的距离。

杨玉奋力往后一跃，伸臂一抓，突然大师刚现的身子一旋，再次消失，两人手指与肩臂的距离仍差一条手臂。

杨玉连抓七次，仍未抓着空然大师，相差的距离还有一条手臂长短。

在杨玉眼中，空然大师速度并不快，但他竭尽了全力，仍然抓他不着。

杨玉不觉暗自着急，蓦地，一道灵光闪过他的脑际。

空然大师身影第八次幻灭。

杨玉身影跟着一旋也在塔坪中消失。

空然大师看不见杨玉的身影，因为杨玉也使上了障眼法。一时间，行进中的空然大师不知该在哪个位置现身，才能准确地避开杨玉。

杨玉却看得见空然大师，在他犹豫的瞬间，杨玉猛跃过去，五指抓出。

“嗤！”一声衣襟撕裂声，杨玉五指已划破了空然大师肩头衣服。

空然大师一双棱芒闪烁的眼睛勾勾地盯着杨玉，半晌，才从口中吐出一个字：“好！”

杨玉感到空然大师眼中的棱芒刺得瞳仁发痛，又不敢运功对抗，于是低下头来：“得罪了。”

抓破了空然大师的衣服，他觉得有些过意不去。

“这是什么话？”空然大师脸罩严霜，声音变冷，“这决不该是杨凌风儿子说的话！”

“大师……”杨玉被空然大师严肃的神态所吓倒。

“记住！”空然大师板着脸道，“要么不出手，出手便要准确、凶狠，对对手用不着怜悯，更不能有得罪了对手的感情，交手时是这样，练功时也是这样。所谓‘心冷如铁，志坚如钢，出手便能无坚不摧’，怜悯、同情、得罪等等这些想法，对习武人都是愚蠢的想法。愚蠢的代价，便是死亡！”

“大师，我爹爹杨凌风也是个心冷如铁的人么？”杨玉仍然低着头。

空然大师没想到杨玉会提这么个问题，不觉微微一怔，随即道：“你爹爹不仅是个匡扶正义、义薄云天的顶天立地的好汉，也是个心冷如铁、冷酷无情的硬汉。”

杨玉抬起头来，一双闪着精芒的眸子望着空然大师：“大师的话，我明白了。”

四道棱芒，如同四把利刃在空中交迸、碰撞。

杨玉眼中精芒四射，目光像一丝丝银线；一束束刺人的银针，射向空然大师。

他看见了空然大师瞳仁深处的亮点，那亮点像个滚动的火球，他盯着火球，火球越来越大，越来越近。他清楚地看见，一束束银针刺在了火球上。

空然大师喟然长叹，闭上了双眼。

他习练了三十多年的内力眼功，已达到眼功中“凝光如物”的上乘境界，目芒看人的时候，几乎像是有形之物刺在对方脸上，但他竭尽全力，仍抵挡不住杨玉眼中的精芒。

他叹息的是武林中有句俗话：天外有天，山外有山。这话

居然没错，他原一直认为此话是错的。

武学的高峰没有止境，他永远也无法攀到高峰之巅！

叹息之中又有一丝欣慰，欣慰的是这眼功比他高强的人是杨玉。

若是换了别人，那人就得永远留在这古塔坟地的泥土下！

“随我回密室吧。”空然大师说。

“不练了？”杨玉问。

“已成啦。明天我再教你刀法。”

“好。”

两条人影掠出古塔坟地，一闪再闪，瞬间形影俱逝。

大佛堂内禅房。

烛光明亮。

印月大师正在替断臂人推血过宫。

“哇——”断臂人吐出一口淤血。

“吁——”印月大师吐口气，收回按在断臂人背穴上的手掌。

“感觉怎么样？”印月大师问。

“觉得好多啦。”断臂人伸伸独臂。

印月大师又解开断臂人左断臂上的绷带：“臂上的伤倒是痊愈了，只是这内伤还需要调养一个时期。”

“已经四个多月了，这内伤怎么还不见好？真是烦死人了！”断臂人说。

“别急。待方丈弄清卜生子是什么掌法伤了你，那伤就容易治了。”

“唉，也不知现在鹅风堡的情况怎么样了？”断臂人一声叹息。

印月大师正要说话，此时，门外小沙弥一声长呼：“法然方

丈到——”

法然方丈带着两个小沙弥走进禅房。

断臂人单膝跪地：“叩见法然方丈！”

法然方丈弯腰双手托起断臂人：“于大管家，不要客气，快起来！”

断臂人就是鹅风堡的大管家于歧凤！

“伤势怎样？”法然方丈关切地问。

“还是那样，感觉胸闷，每日都有淤血。”于歧凤一面回答，一面和法然方丈、印月大师分别坐下。

“嗯，”法然方丈点点头道，“老衲已经查明卜生子用的是血风掌，血风掌本是血宫的绝技，所以老衲一直未曾想到此掌上去，今日得报，卜生子已公开加入了乐天行宫，并在与张阳晋一道夺取白云庄的时候，打了师兄鬼谷子一血风掌，老衲才顿然大悟。”

“原来是这样。”印月大师顿首道：“难怪于大管家的内伤总不见好。”

“老衲这里有止血丹、驱风丹各三粒，于大管家每日睡前各服一粒，三日之后定能见效。”法然方丈说着摆摆手。

两个小沙弥取出药丹，双手捧送到于歧凤面前。

于歧凤接过药丹：“谢法然方丈！”

“阿弥陀佛！”法然方丈号佛一声，复又问道：“印明大师还未回来么？”

“还没有……”印月大师的话还未说完，印明大师已带着一个身着青色紧身衣靠的汉子闯进了内禅房。

印明大师双掌合十，先向法然方丈施礼：“法然方丈。”

青衣汉子却向于歧凤单膝一跪：“于大管家！鹅风堡……”

法然方丈挥手示意小沙弥退到房外警戒，然后对青衣汉子

说：“你说吧，请来说话。”

“谢方丈！”青衣汉子站起身，喘口气说道：“乐天行宫三行宫主五法大师和六不秃僧率人攻进了鹅风堡，堡内两百多名庄丁，五十多人被杀，近百余名被送到乐天行宫总官营，堡内女人有姿色的都被五法、六不施暴后，送到淫乐宫，没有姿色的都被开膛破肚，杀死在后荒坪……”

“禽兽！”于歧风独臂拳头紧攥，牙齿咬得格崩直响。

印明、印月大师紧闭嘴唇，两眼睁睁喷火。

法然方丈正襟危坐，神情肃然。

青衣汉子继续道：“五法、六不在鹅风堡堡门上钉上一块横匾，匾上写着玉风宫三个字，他们说‘玉’就是杨玉，‘风’就是凉风，让杨玉阴魂在此吹凉风，还说玉风宫就是他们今后堆放尸体的行宫……”

“二庄主和三庄主怎样了？”于歧风问道。

“他们带伤逃出了庄园，不知去向。”

“云花小姐怎样？”

“云花小姐在混战当中也逃出了庄园，但不知她是否与二位庄主在一起。”

“嗯，逃出庄园的庄丁现在哪里？”

青衣汉子答道：“逃出庄园的庄丁都分散在南山道口、沙口嘴、溪水涧、隐身岩四个地方，等候大管家和庄主回去。”

“告诉他们，我马上就回来！”

“是。”

于歧风想了想又问：“叫你查的事，查清楚了吗？”

“回禀大管家，已经查清了。”

在这种情况下，青衣汉子仍不忘记鹅风堡的上下礼节，可见鹅风堡的庄丁，平日训练有素。印明、印月大师心中十分佩

服。

“是谁？”于歧凤沉声问。

“定计赶走杨少侠庄主，雇请吕公良、冷如灰、霍成安三杀手欲杀杨少侠庄主的是二庄主凌志云。”

“果然是二庄主！真是糊涂已极。”于歧凤一声轻叹。

凌志云若不赶走杨玉，怎会凭空生出这许多风波？

有杨玉在鹅凤堡，谁敢轻易前来侵犯？

宋艳红有通天的本领，也决不能进入鹅凤堡挖开吴玉华的坟，打开棺木，盗走那把龙凤断魂刀的龙刀！

然而，这一切都已经发生了。现在只能从头想办法了。

“阿弥陀佛！”法然方丈轻叹一声，对青衣汉子道，“你辛苦了，先去歇着吧。”

“谢方丈！”

印月大师轻击一掌，两个小沙弥应声而入。

“领这位施主到左殿厢房休息。”印月吩咐道。

“是。”两个小沙弥应着，“请施主随我来。”

青衣汉子随着小沙弥走出了内禅房。

青衣汉子刚一离开，印明大师便压低声音急急对法然方丈道：“有大殿堂武僧在大佛堂附近行动。”

法然方丈双掌合十，托着佛珠，沉吟不语。

于歧凤苦笑一声道：“一定是冲着我来。”

印月大师道：“方丈，眼下尚无证据证实空然大师的真实的身份，不可轻举妄动，依我看还是先将于大管家送出寺去。”

于歧凤立即道：“我明日就与庄丁头目胡生一起走！”

胡生就是刚才的那位青衣汉子。

印明大师道：“于大管家，你的伤……”

“我的伤已经无妨，刚才法然方丈已给了我药丹，再说散在